

另一面

■傅浩军

“棺中鬼手”

《聊斋志异》是清朝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，它的影响十分广泛，当下流行的“罗刹海市”一歌，即来自聊斋故事。

聊斋之后有很多模仿作品，比较有名的如袁枚的《子不语》、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，沈起凤的《谐铎》也是其中之一。

沈起凤是江苏吴县人，著有传奇三十多种。乾隆皇帝南巡之时，各地上演迎接銮驾的大戏，多出自他的手笔。乾隆南巡也到了萧山，留下几首诗文。

“谐铎”书名意思是寓劝诫于嬉笑言谈之中。这本书以诙谐的笔法，借神怪奇诡的故事，描绘了社会的腐败、人世的险恶。全书共有一百二十二则故事，其中有一篇也写到了萧山——棺中鬼手。

话说有一个叫陈景初的萧山人，走南闯北，做生意做到了天津。萧山人自古喜奔竞、善商贾，陈景初也颇有生意头脑，赚了不少钱，后来长期住在天津。有一天，他忽然想家了，于是带上钱财收拾行装，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
陈景初白天行路，夜则宿店，不急不缓，一路前行。

一日，到了山东，正遇上大饥荒。清朝时期，山东多次发生水灾、旱灾，乾隆皇帝出巡曾多次到达山东，予以赈灾、免除钱粮。

这一年，山东又饿死了很多入，旅店生意萧条都关了门。天色已晚，陈景初无处住宿，就投奔到一座寺庙去。

陈景初背着行囊，进了寺庙。

这是个破败的小庙，东厢房还堆放着很多棺材，有三十多口，而在西厢房只有一口，高耸着棺头独占那里。

陈景初行走各地，向来胆大，也不怕什么，就住下了。

半夜时分，怪事来了，传来一阵窸窣之声，陈景初被吵醒，便起身查看。

月光下，只见那些棺材都伸出一只手来，摇晃着，好像是在乞讨什么似的。看东厢棺材伸出来的手，一只只焦黄干瘦的样子；再看西厢的那只手，看上去则肥白些。

陈景初纵然胆大，此时也是汗毛倒竖。他左右看了看后，嘿嘿一笑，猛地提高声音为自己壮胆，大声说道：你们这些死鬼，是手头困难了吗？见我带了钱，是向我讨钱了吧？说完，陈景初就去解包袱，拿出钱来，给每只手上放了一个钱。

陈景初放完钱后，四顾一看，东厢那些鬼手拿了钱，都缩回棺材里去了，而西厢那只鬼手依然伸在空中，似乎是嫌不够。

陈景初见状，就说道：看来一个钱不够，那我就多给你点吧。说完，他又拿了些钱放到这只鬼手上。但鬼手还是不动，陈景初继续加钱。一直放了一百个钱，鬼手依然伸着不缩回去。

陈景初生气了，喝道：你这鬼也太贪得无厌了，给你给你。他赌气地拿出两贯钱来，放到鬼手上去。

令人惊讶的是，两贯钱一放上去，鬼手缩进棺材里去了。

陈景初觉得有些奇怪，就举灯仔细看那些棺材。只见东厢的棺材上，写的都是某地某民的字样，估计就是那些饥民；而西厢的棺材上，写的却是某县典史某公的字样。典史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、监狱的属官。

陈景初恍然大悟，饥民自然是个个饿得焦瘦，而典史没有忍饥挨饿自然肥白。他心里说道：平民百姓没有奢望，所以有一个钱能填填肚子就心满意足了；而典史平日子里收大钱收习惯了，所以没有几百个钱自然不肯缩手。

突然，西厢房里“嘣”的一声。

陈景初循声看去，原来是棺材缝隙狭窄，典史的鬼手在棺材里用力强拽，要把那两贯钱拉进去。

古时货币使用铜钱，铜钱多了要用绳子串起来，唐朝贺知章的邻居王老就是卖钱贯的。

鬼手极力拉两贯钱，结果绳子崩断了，钱撒了一地。鬼手立马从棺材里伸出来抓捞，但钱都在地上，哪里够得着，着急地向四面空捞着。

陈景初见此，忍不住笑道：你这是贪心太重了，反而落得双手空空，倒不如那些容易满足的饥民，还能落了一文钱在手上。

陈景初如此嘲讽，鬼手依然在空中抓个不停。

见那只鬼手四处掏摸不止，陈景初又大喝道：你生前贪赃枉法，替豪门做犬马，你那些钱到哪里去了？何苦今日又出此丑态来？

陈景初的话音一落，棺材里发出一声长叹，鬼手就缩了回去，再也没有伸出来。

天亮后，陈景初捡起抛撒在地上的钱，送给寺庙里当房钱了。然后，他背上行李，一路奔波，赶回萧山。

这就是棺中鬼手的故事，一个江苏人写的浙江萧山人在山东的怪异故事，讽刺辛辣，寓意深远。

古代朝廷都要求为官廉洁奉公，正直无私，但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却是寥寥无几，当了小官便会用尽手段贪取钱财，恨不能天下财物全归自己所有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。“棺中鬼手”的故事，于荒诞中有警策，离奇中寄讽喻。

伟人毛泽东喜欢读书，也读过这个故事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在延安时，范文澜送给他的《笔记小说大观》中，即收录有《谐铎》一书，后来这套书被带到了北京。

凡人脸

■金柏泉

“火头军”小金

“小金，今天又给我们吃咖啡饭啊？”

部长的一句玩笑话，让小金紧张得不知所措，脸“唰”一下就红了。

这几十斤大米的大锅饭，着实有点难烧，不是锅底的焦了就是面上的生了，前两天烧的夹生饭被司务长训，也没有刚刚首长的一句戏谑压力大。

新兵连集训结束分配到后勤部机关不久，警卫班长找到小金：“机关管理处长关注你好多了，觉得你不错，挑选你去炊事班，马上收拾一下出发。”

军令如山，二话不说就动身，但心里免不了嘀咕：“让人去当“火头军”，还像是被点中了状元，这往后怎么向家里人说？”在部队当伙夫，自觉抬不起头来。

小金是个要强的人，不甘归不甘，活还得干好。于是洗菜、烧饭、做馒头，一样一样从头学。

小时候农忙季节，在家帮大人烧过饭。那是小锅饭，一锅三四斤米；现在大锅饭，每次五六十斤米。毛想想一个道理，无非多添点柴火罢了。于是为了证明烧饭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挑一个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对着心中的猫画起眼前的虎：把米倒入锅中，加水至高出米平面十厘米，盖上锅盖，烧！

一股焦味从饭锅散发。炊事班长鼻子敏感，连忙往灶台跑——掀盖、取铲、搅拌，总算把米浆温度翻搅匀了，补救出一锅有点烟熏有点夹生的多味大米饭——至少比全锅焦炭要好一些。

其实班长这种用锅铲搅拌的方法也不正确，烧糊的概率很大。根据自己的经验，水烧开以后，保持旺火使锅水翻滚，然后用大勺子一勺一勺往滚水里撒米，目的是保持米浆翻腾。在箩底的最后几勺米倒入锅中后，待锅中中央冒泡，马上盖锅，没几秒钟热气直往上蹿，此时赶紧压火，一秒都不要耽搁，这样烧出来的大锅饭又软又香——当然这是后话。

大锅饭难烧，做馒头也不容易。那时候做馒头，都用老面发酵，然后兑碱水。兑碱水是门技术活，弄不好蒸出来的馒头不是黄了就是酸了。不像现在大多用酵母，只要按要求配比用量，都能发好面，蒸出来的馒头松软可口。作为南方人，从来没有发过面，更不会做馒头。跟着炊事班长一步一步学：和面、揣面、揉面、兑碱、制作、醒面、上笼、压火、出笼，每一道工序有每一道的诀窍，其中一处没有掌握好就会前功尽弃。

上面这些活，尽管洋相没少出，但无论咖啡饭还是酸馒头，口感是差了，至少还能将就着吃，不会影响部队的工作训练。最要命的是轮到早间值班，那一种紧张，简直会把人从梦里吓醒。

那年代，部队用的是煤灶，第一天晚饭后把煤灶肚用湿煤压灭，关上煤灶口的小铁门。第二天早上只要打开小铁门，用铁杆在灶肚下面的出灰处稍微捅两下，火苗立马蹿出来。这是早间值班炊事员最先必须完成的工作，然后是左边一锅稀饭右边一锅水，烧水是为馒头上笼做准备。

通常情况下确实可以如上所述顺理成章，要命的是十次里有那么一两回煤灶火被压死了，也就是捅不出火苗了。没有火，就意味着烧不了稀饭蒸不了馒头，然后到点了开不了饭。这么大一个部队一两百号人，吃不了饭不能按时开工训练，那可是重大事故！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要急死人啊？

为了预防万一，前一天下班前，值班炊事员都会准备好生火用的柴火，有刨花，有细柴，有粗木，有干煤，随着火势一点点加料，最终点燃干煤，生旺煤灶火。

有一天，小金和以往一样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，第二天一大早摸黑起床，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到灶间，按规定动作一阵操作，灶肚间一点亮火也没有！一摸小铁门，冷冰冰的。糟了，火死了！刚刚半开半闭的双眼，这时候瞪得比灯泡还亮，恨不能用目光点燃这黑黢黢的煤块。

赶紧进入第二套方案。点燃引火柴，加上大木块，嘴吹——呼呼呼，心越急柴越湿，本来就不大的火苗几口被吹灭了；重新来，不敢吹火了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，火苗还是慢悠悠的越来越小，又灭了！几次下来，点火柴用完了，焦急的心顾不上满头的大汗直流到眼睛辣唧唧的痛。怎么办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火生着！四周寻找有没有可点火的东西，有了，两把新买的扫帚竖在门背后，这细竹扎成的扫把，砍下来点火最合适。可是舍得吗？有没有别的办法？犹豫两下，没有时间了，大有董存瑞炸碉堡的气概，为了按时开饭，烧！

煤灶终于点着了，开饭没有耽误分秒。事后，小金拿了五块钱向司务长去赔扫帚费，司务长得知缘由后说：钱不用缴了，两把扫帚换来了部队工作、训练的正常进行，值！

自此以后，小金更加用心钻研炊事技能，成为一名样样拿得起的“火头军”。

醉花阴

■赵雪峰

因宝得祸



《只因身上宝》

熊掌、象牙、鱼翅、虎骨，都是珍贵食品或药品。

一个物种因其自身的优点而遭受人类的杀戮，招来灭顶之灾，不知是物种自身的悲哀，还是聪明的人类的悲哀，抑或是整个世界的悲哀。

《只因身上宝》揭示的就是这种社会现象，熊如此、象如此、鲨鱼如此、老虎如此，老黄牛亦然。

鞭打快牛，是因为快牛比慢牛干活出力，然而，出力的非但未必捞到好处，反倒比其他少干活的牛多挨了鞭打。

优势因优势而成劣势，这就是福兮祸兮的辩证关系，许多人因为自身的优势成了优势的受害者。能者劳、智者忧。你有什么技能就挨什么累，这一点人人都有体会。

春秋时代，在敬祭河神时，只要是白额头高鼻子的猪，有痔疮的男人和丑陋的女人，都不会被巫师投到河里去祭神，因为他们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；战国时代的支离疏是个非常丑的男人，驼背、矮小还有鸡胸，就为这，战乱时官府到处抓兵，他却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行走，别人战死疆场，他却因祸得福地活得自在逍遥。

回头看看我们身边那些见人不躲的老鼠，这个物种之所以生生不息如此猖獗，就是因为它们身上没有人类喜欢的“珍宝”，却有着死皮赖脸的韧性。尽管它们过街时，人们声声喊“打”，它却能从容地在一片叫喊中活得越发昌盛乃至繁荣起来，这是为什么？

悲哀啊。听听那句公益广告语：“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。”

尘世间

■瞿春红

老朋友阿忠

周日回娘家，母亲忽然叹息：“阿忠也走了。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次回老家，似乎都能听到“XX走了”这样的消息，这XX，对我而言，只是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淡淡的影子罢了。而且，我并不希望父母由此联想到自己，令自己的生活也凄凄惶惶不可终日，因此，每次都是下意识地转移了话题。

但这次母亲却很固执：“你不记得阿忠了吗？”

我讪讪：“这个人对我意义非凡吗？”

母亲白了我一眼：“小时候你做错了事，你爸操起扫把打你，阿忠拼了命地护住你，重重地挨了一下，脑袋都肿起来了。后来，我特地做了饺子，让你端到他们家去。你都忘了吗？”

记忆顿时清晰：是阿忠啊！

阿忠打小就不灵光，用我爸的一句话：阿忠投胎时没准备好，只得了两三个心眼子。据说他长到七岁才会喊爹娘，等我七岁时，他还不会说完整的话。每日里甩着两手荡来荡去，开心的时候就“呵呵呵”冲着你傻笑，不开心的时候“哼哼哼”地跟你吵架。

阿忠瘦瘦长长，如果不是经常挂着两根鼻涕，动辄流口水，算得上是个清秀的少年郎。人傻，却很热心，每次都自告奋勇帮忙，结果当然是帮了倒忙，以至于大家一看到他凑拢来，立刻大喝一声：“阿忠，走开！再不走开，小心揍你！”他于是就“哼哼哼”走远了些，却依然睁圆了双目愤愤不平地紧盯着。

他的活动局限于自己家五十米范围内，而这个距离，还是我给规定的。他家就在我家旁，有什么困难，父母都顺手帮了，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，我不像其他同龄人那样排斥阿忠，他也就特别黏我，每次在我家院门口蹲着，见我出来，才会欢欢喜喜站起来：“春春，你来啦！”我虽然比他小了七岁，心理上却反而有种老大姐的味道，笑着回应：“阿忠，你好啊！”

有一次隔壁村放露天电影，我约了好友去看，回来后才知道出大事了——阿忠失踪了。大家找了好久，我爸才在一个暗黑的偏僻角落把脏兮兮的阿忠领了回来。爸告诉我，阿忠口中念念叨叨“春春”，大概是寻我去了。爸说：“阿忠信赖你，如果你无法承担这份信任，你就不要让这种施舍的爱害了他。”我就学着孙悟空给唐三藏画圈的样子，拉着他绕他家走了一圈，命令他不管发生任何事，都不准走出这个圈子。阿忠还真听话，再也没有发生过走失事件。

后来，我们整个家族都迁往新农村，我鲜少再回老墙门了。老墙门拆迁那天我去看了一下，有个中年男人冷不丁站到我面前，含糊地嘟囔：“春春，你来啦！”

我简直又惊又喜：“阿忠，你还认得我啊！”但我们的交流也仅此而已，没想到那一别，竟是死离。

母亲告诉我：这些年，农村大变样，大家都忙了起来，出门成了常事。阿忠吃不到百家饭，自己又不会做饭，饥一顿饱一顿，有一次差点饿死。村干部看看也不是这么个事，就送他去了养老院。

“本以为是为去享福的，没想到他没住多久就去了……”母亲似有嗔怪之意，“有些人情长，一记就是一辈子。你这家伙性子淡，远了就忘了。”我不敢回答。隔了一会儿，母亲大概自己想通了：“阿忠有惦记的人，也不算白活一世。人啊，各有各的福！”

如烟事

■来永祥

一个香泡

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前，农民是不允许有生产队劳动以外的副业的，因此，农村家庭日常只能勉强解决温饱，除了逢年过节，一年四季的餐桌上是不见荤腥的，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。

因为有钱塘江，每逢潮汛时节，必须用草包灌砂石筑塘护坝，所以农户家里，除了可以养一两只猪或几只鸡鸭外，编织草包这个副业也是被默许的。因此在当时，闻堰、浦沿、长河一带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个草包机。每逢农忙过后的闲暇时节，全家老小都会围绕着织草包这个活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织就后卖给镇上供销社，以换得平时的油盐酱醋。

刚上学那会儿，每每放学回家，我也会帮母亲织草包打一下下手。有一次集齐了一担草包，跟着母亲挑去镇上供销社卖。

卖完草包，母亲收了钱。我见供销社商店有香泡在卖，一毛钱一个，圆鼓鼓，金灿灿的，看来应该很好吃，就央求母亲买一个。

母亲说等下一次再卖一担草包的时候就给你买一个。我默默地记下了母亲的承诺，每天放学回家就给母亲打下手，终于又集齐了一担草包。我又一次屁颠屁颠地跟在母亲身后，去镇上卖草包。

卖完草包，母亲压根就没有再提香泡的事了。

我弱弱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上次你答应我的，买一个香泡吧。”母亲说：“太贵了，不买。”母亲边说边径直往前走了，我边求边跟在后面，边哭闹。快到村口的时候，我眼见所求无望，索性哭着坐在路边地上不走了。

这时，我的心里，已经不是吃一个香泡的问题了，而是上升到了你大人得说话算话，信守承诺，不能言而无信地哄骗我。两人在日头底下僵持了许久，母亲终于拧不过我的倔强，我们又折返去镇上，买回了一个香泡。

这样我总算得偿所愿，拥有了一个梦寐以求的香泡。到手后，我觉得这香泡十分的来之不易，将香泡放在自己的枕边，一直舍不得吃，直至干瘪扔了。

后来懂事了，我才知道，比之于当时小学生每学期学费只要二块钱的经济水平，这一毛钱，对于一个掌管着家庭生计的主妇来说，也算是一笔可观的财富了。